■图片故事

童年夏夜长

□邹娟娟 文/ 图

童年的夏夜,属于乡村,自由畅快,欲语还休,又独具风情。

它是有声的，极像顽皮的娃娃。白日里，止不住地撒野。晚间，照样闹腾。各种声响，从四面悉数涌来。

院子里铺着厚厚的月光，踩上去软软的。年轻的母亲正在厨房里舀水，洗洗刷刷。锅碗瓢盆不时发出“叮当”脆响，仿佛口中咀嚼的葡萄，清甜充实。我们则搬出圆桶长桶，放满水，坐在里面洗澡。小弟在水里使劲儿跺脚，一阵“哗哗哗”欢快水声蓦地打破了月光白纱似的梦，母亲忙完后，挨个儿给我们打香皂、搓脚，直洗得浑身喷香透亮。

父亲早端着碗到邻居家串门了。一只大海碗，堆尖儿的米饭，几块拌黄瓜，些许炒韭菜、丝瓜汤。“呼啦呼啦”埋头吃的同时，不忘聊聊天。路经村口，黑压压地坐了一群人，用蒲扇扑蚊子的、聊天的、啃西瓜的、逗小孩的，仿佛装着沸水的瓶口，热闹得很。

一排排的楝树，经白昼热浪发酵开的苦涩，似乎也在此刻冲淡了许多。满架扁豆豇豆，满地南瓜香瓜，满株胭脂凤仙花，都开了花，倚在两侧，连着拂来的清风，荡出悠悠的香。朗月清风中，人们惬意地说笑，开合的嘴，咬出满口的香甜和满足。

童年的夏夜又是有光的，流火一样的光。

小时候，最盼电影放映员能时时光顾。当他麻利地在村口用木杆撑起大屏幕后，村里的小孩都丢了魂般，忙不迭地洗澡吃饭。拎着半袋葵花籽或花生，搬起凳子就奔往屏幕那里。等到正式放映，广场上早聚满了人。多是战争片，老人们爱看，我们不喜，就围着放映机看机子了。假装看大荧幕，耳朵里却听着放映机“滴滴”滚动的声音。趁放映员不注意时，张开手在镜头前挥舞。荧幕里即刻多了几只黑色的大手，人群里倒没有人喧哗嚷嚷。大人们只是笑笑，用一两个番茄哄着我们到别处玩。

荧幕的背面也有趣。离个二三十米，照样可以看到。索性，躺在乘凉用的“简易床”上看。哪里是看电影呀，就听那声，就观那打斗。被凉风吹得舒服了，就半眯着眼望望夜空中的星星，假想自己是腾云驾雾的绝世高手，可以像孙悟空一样直冲九天。想着，想着，就乐了。

放映员到邻村去放映时，我们也会跟过去玩。浩浩荡荡的一个儿童团，舞着点燃的菖蒲棒，趿拉着拖鞋，像快乐的萤火虫。

童年的夏夜是漫长的，仿佛一条幽深的小巷，里面有唱歌的蟋蟀、知了和青蛙，有风扇的嗡嗡，有花朵的芬芳。一淙流淌成潺潺的小溪，婉转喧腾，复又静谧安宁，装点着一场场沉睡又醒来的美梦。梦里花落，汗水淋渍。醒来不觉蚊蝇之恶，又是一个活力四射的艳阳天。

童年的夏夜，雨少风多，载着星月虫鸟，漫漫而行。有瓜果吃、有电影看、有萤火玩。虽不能像白天一样在小河里捉鱼虾，在小树林里捉知了、采野果，但暮色下，也独有妙境。

我一直念这样的漫漫夏夜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家乡戴河新变化

□石贵勤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这是一首老歌《我的祖国》的歌词。

巧了，我的家乡北戴河也有这么一条大河，叫戴河。戴河可以说是秦皇岛的母亲河，它滋润着秦皇岛的大地，哺育着秦皇岛的人民。同时它也是一条界河，戴河的北岸是北戴河，南岸是南戴河（现在叫北戴河新区）。

童年时期的戴河，由于交通条件的关系，感觉陌生而遥远。但是由于我喜欢钓鱼，所以和戴河结下了一定的渊源。

30年前的戴河，近似于原始，两岸淤泥一尺多深，长满芦苇和杂草。两岸人们的交往要趟水过河，唯一的一个摆渡船一天只有早晚各一次。记得小时候的夏季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戴河游泳，那时候河水清澈见底，小鱼小虾多到数不过来。那时候生活和居住条件差，有时赶上大暴雨，河水涨得很快，有几次河岸附近的老百姓家中都进水受灾，土炕被冲榻，为数不多的家具也被冲走,老百姓只能望“洋”兴叹。

30年后的今天，戴河上建造了两座大桥，桥上四车道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行为。两岸人们的来往非常方便，为了防止海水倒灌，在戴河的入海口处还修建了一个胶皮坝，阻止海水侵入内地污染地下水，同时还能调节内河的水位。在戴河的两岸还建了防护墙，栽树美化了环境。在戴河的中部还建了一个公园，为人们和游客提供了良好的休息娱乐的场地。以往不注重环保，周边企业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，戴河的水质越来越差，鱼和虾都将近绝迹。近年来，省市区各级都注重环境保护，加大了环保投资力度，关停了戴河沿岸的污染企业，使戴河的水，又清澈透明。当风吹过宽阔的河面荡起微微的波浪，水中河草丰盛，水面鸟儿飞翔，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。

30年家乡的生活，生产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以前步行拿着树枝鱼竿去钓鱼，公路还很窄，路上连自行车都很少看到；后来骑自行车带着竹子鱼竿去钓鱼，公路还是很窄，偶尔有一辆公交车经过；再后来骑着摩托车带着玻璃钢鱼竿去钓鱼,公路就宽了,路上车辆也多了起来,不仅有公交车,还有很多小轿车;到现在,我开着汽车带着碳素鱼竿去钓鱼，大马路上都是汽车,有时候还会堵车。

再过30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，现在的我不敢想象。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，希望30年后，我还能经常到河边看看，那时候肯定钓不动鱼了，但是沿途的风景肯定比现在更美丽，天空肯定比现在更蓝，河水肯定比现在更清，人们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美好。吃水不忘挖井人。这都要感谢党的领导，正是她近百年来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力量，不断地完善自身的发展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，把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、贫穷积弱的国家，建设成一个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强国，令中华民族从人见人欺的“东亚病夫”发展到现在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央，把用“洋火”烧“洋油”的日子，提高到用“支付宝”骑“共享单车”的现代化生活。

这是强大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在这辽阔的土地上，到处都充满着明媚和阳光……

（作者为北京市总工会退休干部）

“寡言君子”的心灵秘史

——读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

□高中梅

日记作为一种灵活、自由的文体，活跃在五四以来的文坛，涌现出不少名篇佳作，如《鲁迅日记》《胡适日记》。这种毫无掩饰的本色文字，每读一次就如同经历一次人格的净化。手中的这部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，是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人生实录与独白，更是这位“寡言君子”的心灵秘史。

这本书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。当时，物价飞涨、生活紧张，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，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，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；经常跑警报，生命财产没有保障，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，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，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；校务繁重，梅贻琦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，事务繁重可想而知；应酬频繁，为了维持联大，争取科研、教学经费，提高联大的声誉，要和政府、军界、金融界、银行界打交道，还要接待外国使团、学者等等。读者得以从中窥见梅贻琦的思想、情趣，感悟他的人格魅力。

日记中可以看到，当时的联大处在一个相当困苦的境地。一方面要忍受抗战岁月里的物质痛苦，另一方面还要躲避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。实在是让人慨叹薪火相传，弦歌不辍的困难。日记中曾有记载，一次日军轰炸之后，联大本部唯一的图书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，图书资料损失殆尽。蒋梦麟先生当时恰逢由重庆至昆明，视察校务。看到如此情景，蒋梦麟先生一言不发，呆坐于图书馆地基之上。梅先生几欲垂泪，然仍劝说蒋先生，好在人员没有损失，还有办法可想云云。

西南联大有不少学生积极投笔从戎，梅贻琦对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。但在国家存亡之时，身为校长对他们这种爱国举动也不好出面阻止，尤其是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儿子梅祖彦面临是否从军的选择时，梅贻琦对儿子说：“你想去我支持，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”后来，梅祖彦应征入伍做翻译官，他的二姐梅祖彤也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，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。一方面说明他是校长对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，也不强行为孩子做主；另一方面折射出他对抗战时期青年从军的基本态度。

梅贻琦办学的颠沛流离之痛，处处跃然纸上。如1941年7月21日，“住小店，住房为一院后草房，三床之外，别无他物，而尿臭潮湿之气与他处小店相同。十点初意因畏室中蚊、虱、臭虫，拟不入睡，但打开铺盖倒头就睡，顾不得许多矣。”7月28日好不容易到了成都，“七点半食稀饭未罢又有警报……男女老幼甚为拥挤，道旁近是稻田，无可疏散……”8月2日“到资中西门码头，摸黑上岸，泥水没胫。十二小时尚未得饮食也。”最后三位联大掌门、教授竟连船资也不够了，至8月3日，“到内江西门外码头，勉强凑合付清船资”。不得不在4日“借款五百元回旅馆，否则同人将无所得食也。”这足令后人窥见国难当头之际砥砺办学之志。

梅贻琦个性沉静，寡言、慎言。陈寅恪曾说：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，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，那样少，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”西南联大在战乱之中能够独立支撑，还能办得如此优秀，梅贻琦功不可没。人们避而不谈的是，在战乱结束之后，没有哪一家大学能够再现西南联大的辉煌，个中缘故，令人长叹。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则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的精神风貌，传承着一种历久弥坚的大学精神。这种精神，直到现在，仍值得我们学习！